人生百味

自家的菜园

■ 徐慧芬

茄　子

茄子在此地又叫落苏，我识文断字后，觉得这茎、叶、花、果一律紫的植物还是叫茄紫更恰当吧。后来逐渐见到了一些青色的、白色的茄子，方知茄子不一定是紫色的，而古时称落苏为酪酥，倒真是贴切，茄子煮熟了，入口确如乳酪般酥绵。

那时我家房前屋后有好些空地，离宅不远处还有两处自留地，擅长种植的外公在世时，将这些田地侍弄得菜是菜、果是果，一派葱茏。外公去世后，要上班的妈妈当起业余农民来就有点力不从心，于是多种些容易“服侍”的蔬果，茄子便是菜园里的“常客”。

茄子赖贱不娇贵，从秧苗到开花结果不用怎么管它，它自会茁壮成长。刚刚还似襁褓中的婴儿，只露出个头来，一场雨后，两三天，就长成苗条少女了。再两三天不采摘它，它又即刻成了臃肿的老太太了。“快去采落苏，不然要老了！”妈妈常这样关照我们几个小孩。于是我两手各拎一只竹篮，奔向菜地，一会儿功夫，就满载而归。

茄子太多了，我们就变着法儿吃它，清蒸、凉拌、红烧、面拖、酱渍、和肉做馅……我以为最好吃的是将它用竹针扎些孔，用盐腌制一天，然后放太阳下曝晒干后，撕成一丝丝，放碗里，淋几滴麻油，当搭粥菜，很是清口。

然而，再好吃的东西，吃多了，也要生厌。面对这么多努力生长渴望奉献的茄子，我们有时会熟视无睹，任其自生自灭，烂在地里，一点不心疼。

很多年后，家里没了地，没有了自家的菜，常常要上菜市场，再见到茄子时，竟会不由自主心生怜爱，回想起它的种种好处。它软糯，老少咸宜；它合群，荤素都搭。

丝　瓜

我对丝瓜的喜爱，从幼年延续至今。小时候看外公种丝瓜：下籽出苗后，拔秧，再移地栽种，等抽出茎须后，再给它搭棚架，让它不断攀援向上长。从一粒黑籽，钻出嫩苗，渐渐长大，开花结果慢慢变老，再从枯萎的瓜瓤里掏出黑籽，明年再下种。这个过程，让幼年的我目睹了一种生物的生命轮回，感觉是那么新奇美妙。

懂得中医的外公还让我一直记得丝瓜的种种好处：清热、解毒、通络、止血，是长夏里最清爽适宜的菜蔬。同样清热，它不像黄瓜容易滑肠，也没有苦瓜的难吃。小孩皮肤嫩，遭了虫叮蚊咬，易起红肿，清晨采摘挂了露水的丝瓜叶揉涂，肿不一会便消褪了。所以我们家年年种丝瓜，丝瓜老了蜕成丝瓜筋，同样也好派用场。

我们兄弟姐妹长大了些，喜欢给丝瓜搭棚架。记得有一回，爸爸休息在家，他也参与我们搭丝瓜棚的活动中。大约他想表现出不一般的能力来，竟找来一堆毛竹，像造房子般当梁柱椽子派用场，在他的鼓动下，大家同心协力，忙了整整一天，最后造出一间威风凛凛的竹房子。妈妈下班回家，“工匠们”想听到几句好话，不料妈妈却嘀咕：杀鸡用牛刀，瞎起劲！其实我们知道，搭瓜棚哪需这么铺张呀！有人家把丝瓜种在墙根，只用一根细竹竿给它当扶梯，它自会爬到屋顶上开花结果。

这年夏天，丝瓜棚恍如一座绿色的宫殿。那时我刚好结识一位大我几岁的高中生，有一天她来串门，偷偷带给我一本《叶尔绍夫兄弟》。我欣喜万分，为避干扰，我俩钻入“绿色宫殿”里，说起悄悄话，谈啊谈，谈得入了迷。吃饭时，一家人怎么找也找不到我。

逝水年华，这样的情景只能在梦中出现了！前几日，见一拆迁地，残垣断壁处，竟有丝瓜藤蔓盘伏其间，黄花朵朵，凛然开放。我驻足良久，想起从前自家的菜园，甜蜜里已有了酸涩——那个喜欢“瞎起劲”的父亲已作古多年了。知道世间不散的宴席是没有的，只是活着的记忆，仍葱茏一片。

古华风

村头小景（漆画）

■ 赵志康

诗以言志

好家训好家风颂

■ 叶兴华

像耕耘与收获的关系
只要有家庭存在
便有家训和家风产生
好家训哺育好家风

我歌颂好家训
也歌颂好家训哺育的好家风

好家训内涵深邃
一字有一字的奥妙
字字是玑珠
一句有一句的玄机
句句藏真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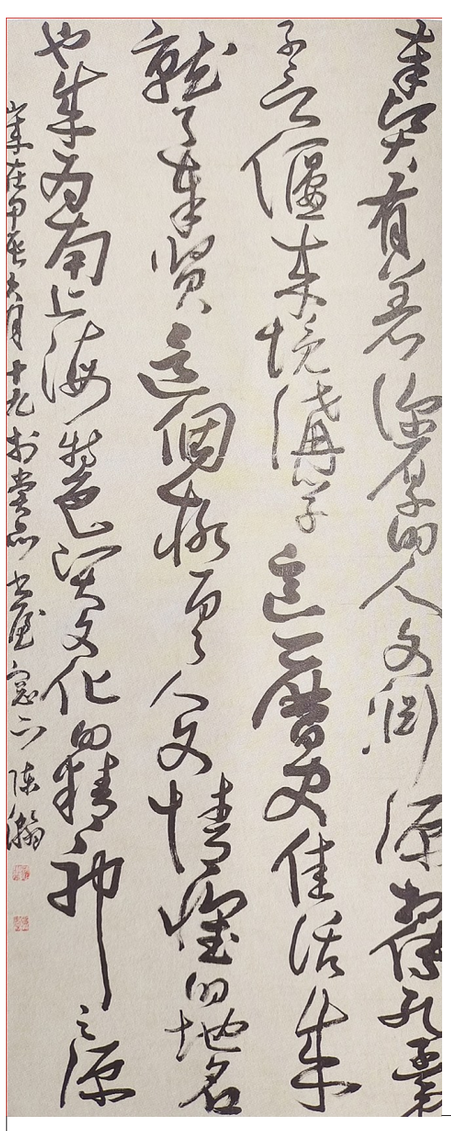
好家风如春风
沐浴着一个家庭的和谐
好家风如细雨
滋润着一家人的心田

好家训好家风彰显出家庭文明
好家训好家风是家庭兴旺的传家宝
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

好家训好家风是一溪汩汩清流
洗尘涤垢
好家训好家风是一盏莹莹心灯

指引一家人的言行
在我献给滨海故园的这首诗中
好家训好家风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
好家训好家风
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
是新一代移风易俗新风尚

我歌颂好家训
也歌颂好家训哺育的好家风
愿得户户家风好
共筑腾飞中国梦



书　法

《奉贤赞》：奉贤有着深厚的人文渊源，相传孔子弟子言偃来境讲学。这一历史佳话成就了奉贤这个极具人文情怀的地名，也成为南上海特色贤文化的精神之源。

■ 陈 瀚

生活小品

品　茶

■ 梁 刚

我曾问父亲：“为什么喜欢吃茶？”

父亲笑了笑，说：“后库的工作枯燥单调。那时电视节目只有晚上能收到中央一台，还时常‘飘雪花’；听广播得用高灵敏度的三波段收音机，噪音还很大。我们那时个个都是能工巧匠，就地取材，用竹子做笔筒、笔架、筷笼、衣架、躺椅、小方台等。做累了，就沏上一壶茶，慢悠悠地吃。茶叶也是我们自己炒的，一般在清明前后，到山上采‘野茶叶’。”

“什么叫野茶叶？”我好奇地问。“野茶树长出来的茶叶，自然就是‘野茶叶’喽。”他解释道。

“你们自己当茶农？”我有些惊讶。“当然是自己当茶农，”他自豪地说，“一般采一斤新鲜茶叶，经过烘、揉和炒，就能制成二两绿茶。那可不是一般的茶叶，全部都能达到‘特级’毛峰的规格。”

同样的问题，女儿也问过我。

受父亲的影响，我也喜欢吃茶，而且只吃父亲带回来的那种“扁平挺直、叶子尖尖”的茶叶，好像叫“太平尖茶”。这种茶鲜爽味醇，仔细品尝，还有一种淡淡的兰花香味。吃到最后，我还学父亲把茶叶嚼嚼吃了，为此不断被妻子嘲笑，说我吃相“太土”。渐渐地，我改吃茶为“喝茶”。

我经历过文化补习、下岗失业、自谋生路，晚年一身病痛。所以我的回答是：“我要清清火，别跟自己较劲。喝茶，就是为了与生活讲和。”

“你呢？我看你也喜欢喝茶。现在的女孩都喜欢喝咖啡，那是现代都市的标配。”女儿笑了，说：“我比较传统，小时候经常偷吃爷爷的茶，觉得特别解渴，特别醒脑。现在我觉得，中国茶叶有传承，有血脉。最近我学到一句新词，叫‘基因唤醒’。爷爷的基因，你的基因，都有一种记忆。一旦醒来，就会明白什么叫‘平淡中的清香’。所以我是品茶，不是喝，不是为了解渴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“我们这代人，压力挺大，现代人常说‘内卷’。”她解释道。

“什么是‘内卷’？”我有些疑惑。“就是指‘非理性的内部竞争，有互相倾轧之意’。大家都非常焦虑，而这种焦虑会消耗人的精力和智慧。”她笑道，“品茶的过程，也是淡化自己的过程。品着，品着，你就会明白：平淡未必是一种退却，而是一种调整。只有让自己从容了，才能挖掘自身的潜力，去散发事业的清香。”

“噢，我有点懂了，”我说，“那就品茶。”

“品茶。”女儿微笑着回应。

之后的一天，我想父亲了，非常非常地想。

然后我去看他。我给他端上茶，说：“吃茶，老爸，还是你爱吃的太平尖茶。我现在也寂寞了，但不是你说的那种，而是被时间虚构了的那种寂寞，亲人一个个走了，感觉被掏空似的。”

墓碑无声，父亲无声。只有风，裹挟着茶香，飘进时间的深处。

岁月情怀

石桥记忆

■ 王 晴

从村口到老宅之间，横卧着一座青苔斑驳的石桥，桥身像驼背老人似的微微拱起。粗粝的麻石表面布满蜂窝状的蚀孔，石缝里钻出几丛鹅掌草，春天会开出星星点点的蓝紫色。桥墩常年浸在溪水里，缠着墨绿的水藻，像系了条飘摇的缎带。石桥承载了太多童年的回忆，还有我对父母的爱……

老宅二楼的阳台是个绝佳的位置，每次我站在那，非常清晰地能看到桥面上的一举一动。例如：住东屋的奶奶从田里回来了，西边大伯伯扛着锄头，叼着水烟去地里干活，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有时，还会尝试着吆喝几声，挥一挥手，向他们打招呼……

记得小时候，父母都在村队里的厂里工作。在我眼里，他们是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。清晨，广播响了，他们便骑上他们两辆一模一样凤凰牌自行车，前往厂里。每当他们刚离开家里10米，我就会快速奔向二楼阳台，开始眺望着那座石桥，然后心里默数一二三四五，然后两个熟悉的身影会准时映入我的眼帘，我偶尔也会喊几声：爸爸妈妈，路上慢一点，他们会打铃以表他们听到了我的声音。然后，我会目送他们许久许久，直至看不到他们的身影……

每当傍晚六点零五分，家里广播准时响起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的旋律的时候，我总要赤脚奔上二楼阳台，开始眺望石桥彼端蜿蜒的黄土路上。那时的夕阳真美，我喜欢边欣赏夕阳，边等着父母回家，石桥上的自行车一辆一辆的，人影也一个一个地过，夕阳越来越红，渐渐地消失在我的眼前，我依稀能听到父母那清脆的自行车铃铛声离我越来越近。母亲的红纱巾总比父亲的二八车先跃入眼帘，在暮色里飘成一片火烧云。她总爱把纱巾系在后视镜上，车行过桥面时，纱巾角会扫到石栏缺口处的野蔷薇，惊起几瓣褪了色的胭脂红。

雨季来时，石桥的青石板会泛起幽光，像抹了层桐油。我常趴在窗台数雨滴在桥面溅起的水花，一朵，两朵，直到桥那头亮起熟悉的手电光。雨声里传来父亲特意按响的凤凰牌车铃，叮铃铃穿透雨幕，惊飞桥下缩着脖子的水鸭。这时母亲会从车筐里举起裹着油纸包的椒盐烧饼，隔着雨帘朝我晃出细碎的闪光。油纸包受潮后泛着半透明的黄，能隐约看见烧饼表面凸起的螺旋纹，那是厂门口第三家摊贩特有的标记。

清晨，桥面会结层薄霜，父亲的车辙总比旁人深些——他总在车前杠绑着给我带的铝饭盒，里面盛着食堂打来的肉末蒸蛋。车铃铛的铜舌冻住了，他就用改锥轻敲支架，震落的冰晶坠在青苔上，折射出七棱八角的晨光。母亲则习惯在过桥时放慢车速，左手始终扶着车把上缠的蓝布条，那是我用旧裙子撕成的防滑带，经年累月浸着汗渍，早已看不出原本的碎花图案。

如今，石桥还在，父母也在，而我对他们的爱也从未消失，真好……

心灵感悟

春　见

■ 崔 立

春天来临的时候，我突然看什么都心烦意乱。

路边，碰到骑电瓶车闯红灯的人，我忍不住斥责了他，你怎么回事，红灯你看不见吗？那个人没说话，或许因为理亏，或是着急赶路，电瓶车呼啸着开过去了。

去奶茶铺买饮料，没几个人排队。付过钱后，里面的两个小哥，好一会都没把我的饮料端出来。我说，你们怎么回事，饮料还没好啊？一个小哥看了我一眼，要和我争什么，被另一个小哥拉住了。

公园里，热热闹闹地到处都是人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像一条条鱼儿从我身边游过。

我走不动了，在一处紫藤下的长椅前坐下，旁侧有几个人在下棋，两个人坐着，其他七八个人站着，都兴致勃勃。我闭目养神了一会，快睡着时听到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在身边徘徊。

叔叔，你的衣服掉了。一个稚声稚气的声音。

我睁开眼，眼前站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，粉嫩而充满朝气，一双大大的眼睛，好奇又诧异地说，叔叔，你睡着了吗？

我捡起了掉落的衣服，笑笑说，是啊。

睡着了要着凉的，我妈妈说的。

是吗？你着凉过吗？

当然了，我感冒的时候，头可疼了。

小男孩说着，还扮给我看他头疼的表情。

我说，你和谁一起出来的呢？

小男孩说，我和爸爸，爸爸在放风筝，你看你看——

不远处的大平台上，一个个儿高高的男子，正仰望天空，手上放着线，随着风，将一只像老鹰般的风筝缓缓地往天上放，风筝越放越远，展翅向天空而去……

小男孩跑到男子身边，和他说了什么，男子转过脸，朝我挥了挥手。我也赶紧朝他打了个招呼。

小男孩跑回来说，叔叔，我爸爸说，每次他一放风筝，就觉得非常快乐。叔叔，为什么爸爸放风筝会快乐呢？

我看着小男孩，说，快乐呀，就是在这个春天，叔叔看到了你。

那一刻，我的心情突然好了，豁然开朗，像阳光般明媚。

从公园走出去，我又看到了一个要闯红灯的骑电瓶车的人。我说，你很着急吗？那个人愣了下，停住车说，我还好吧。我说，那就等等吧。那个人真的停了下来。看我在微笑，那个人也微笑了。

路过奶茶铺，朝着里面的两个小哥，我说，刚才，对不起，其实，晚一点也没关系的。一个小哥说，啊，不是不是，啊……小哥突然腼腆地笑，摸了摸脑袋，回应我的微笑。

副刊投稿邮箱：
921393236@qq.com

本报地址：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866号　电话：57191515*306（纸媒编辑部）　发行57191515*315　邮编：201499　印务照排 电话：57191515*315　上海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